

农家小景

微风一吹,挂架扭得吱吱作响,一个个丝瓜就像荡秋千一样,不停地晃荡,给农家小院带来无限生机和情趣。

丝瓜之美

□宋本竞

夏日清晨,到农贸市场买菜,走到一个摊位前,只见嫩绿的丝瓜一根根饱满鲜嫩,瓜头上开着诱人的金黄花朵,摸在手上,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鼻而来。

丝瓜,乡下一种极平常的蔬菜,和普通农民一样朴实、平凡。丝瓜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春日里,在墙边松过的土中,随手撒下几颗种子,几场春雨之后,一颗颗嫩黄的小苗便先后钻出来,水灵灵的叶子惹人喜爱。小苗渐渐长高,吐丝发蔓。当长到一尺高的时候,在墙边搭上几根木棍,用草绳织成网状,就成了一个简易的丝瓜架。三朝五日之后,一根根细嫩的绿藤顺着绳子,沿着木棍,一步一韵,悄然爬上瓜架。

丝瓜花是嫩黄的,呈五角形,像一只金色的小喇叭,很美。明艳的小花开出来,起初是三五朵,很快变成了几十朵,金灿灿的,镶嵌在深绿色的叶子中。在清晨阳光照耀下,显得光彩夺目、神采飞扬。每每这时,在瓜架边就能听到蜜蜂采蜜的嗡嗡声,看到飞舞的蜻蜓,也能闻到丝瓜淡淡的清香。儿时每天放学回家,总喜欢为丝瓜浇水,看着它开花,慢慢长出丝瓜。

我喜欢丝瓜修长的长相,喜欢丝瓜挂在绿野藤蔓上的模样,欣赏它那嫩绿的颜色。过了初夏,你看胖嘟嘟的丝瓜已经长长短短、满满当地挂了一架,或吊着、或立着、或坐着。微风一吹,挂架扭得吱吱作响,一个个丝瓜就像荡秋千一样,不停地晃荡,给农家小院带来无限生机和情趣。

我曾多次在丝瓜架下徘徊,看到丝瓜藤有的沿着墙壁伸展,有的沿着木棍向前。它们或向上向下、或向左向右爬行,这种绿色爬行之美,实在让人兴奋,让人感叹。

我百思不得其解。丝瓜没有脚,没有手,为何它的攀爬力如此之强?我仔细观察,丝瓜原来就是靠叶腋处生出的卷须抓物爬行的,这种卷须能穿墙越石,紧紧地与钉、钩、桩、树缠绕在一起,形成一体。

有一首儿歌写道,“丝瓜藤,绿又长。风不怕,雨不怕,根儿往下扎,藤儿向上爬,一步步向前爬”。是啊!丝瓜的脚力有多快?丝瓜的攀爬力到底有多大?到底能爬多远?资料没有记载,民间无人知晓。但它那绿色细细的卷须犹如一只只青筋毕露的“巨手”,顽强地抓住面前的一桩、一枝、一绳,艰难地向前延伸攀爬。那顽强拼搏的斗志和开拓向前的探索精神,无不给人以心灵的震撼。植物如此,人生亦然。人生路漫漫,生活中的每一步攀登,需要的是勇敢、顽强、坚韧不拔的进取精神,需要的是执着的追求、永不放弃的信念,更需要的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生活滋味

依靠流畅的农产品物流渠道,只管种菜不愁销路的杨志荣很是快活,抚摸着根根嫩绿的香莴苣,笑得“咯咯”的。



莴苣翠香

□朱明贵

老家甫叔,80多岁的年纪,精神矍铄。拍拍抖音、打打小牌之余,更是把门前那“三分地”的小菜儿样样都侍弄成了精品。这不,昨晚他给我打电话,说带了些新鲜的莴苣给我,让我到他外孙女工作的酒店拿。

打开叔叔带来的菜包,叶色紫红的一丛莴苣立马传出一股质朴鲜香,娇翠鲜嫩得似乎起手稍重都能折断。叶上的露水泛着闪闪的光,苔茎口白色的汁水尚在流淌,见者无不称赞笑侃:“这才是地道的农家土特产,卖吗?”

当然不卖。我可是个对莴苣酷爱无比的人,知我者吾叔,正是莴苣初熟时节,这一袋嫩香无比的莴苣从四五十里外的老家捎来,让我又添几分对小叔的敬意。

童年的我虽未饥寒交迫,但也经历过苦日子。那时候,幸亏爷爷奶奶有一手种植小菜园子的好活计,于是,“主粮不够瓜菜代”让我们一家走过那时的岁月。

说实话,偶尔吃吃山羊、萝卜什么的,似乎还有些新奇,而常年累月地吃那烙山羊、焙南瓜等,往往是见了就反胃。

而莴苣就不同了,因为可以变着法子吃,加上它的嫩香新鲜,一年两季的莴苣在一众蔬菜产品中属比较受欢迎的品种。更主要的是莴苣泼皮易生,别看移栽后蹲窝不动,但到春风入野,春雨滋润过,它会可着劲儿往上蹿,基肥足的两周可长成茎壮叶茂的大棵菜,所以庄户人家几乎家家户户都爱种。

莴苣最常见的吃法是将其叶子切碎,用少许食盐腌制后挤出水凉拌,将腌过沥干的莴苣叶子加入农家自酿的酱油,加入少许鸡精、淋点麻油或用少许胡椒粉搅拌均匀,再捏上一小撮碎花生米入列,吃起来嫩、

鲜、香、脆,欲罢不能。

莴苣去皮切片或丝,可以与莴叶同腌,其美味感受同样唇齿难忘。还有用莴苣搭配韭菜的蛋花汤也是一道“灵魂菜”,若是选用了海鲜作底料,此汤是足以让你鲜掉牙齿的。而更佳的吃法是用莴苣片或丝搭配茶干、卜页等一起炒肉丝、炒文蛤,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餐饮业界选鲜嫩莴苣与肉丝、文蛤合烹的“炒三鲜”是春季饭桌上的一道时令招牌菜。

用切碎莴苣叶煮饭吃,也是换着法儿吃白饭的一种选择。莴苣与米的融合,是香糯甘美的升级版。饭熟之后一揭开锅盖,一股香气溢满厅堂。从冷藏保鲜的储油瓦罐里挖一块白花花的猪油放于饭中搅拌后食之,令人快慰无比。

莴苣如今已作为特经蔬菜广泛地被种植或大棚栽培,尤其是紫叶香莴,在一些地区形成特色产业。不久前的一天,我在南阳镇一位叫杨志荣的特经蔬菜种植大户采访。站在七十亩香莴生产田头,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听好酒又不舍得沽酒而饮的爷爷常常跟奶奶说的一句话:有酒没酒,弄点莴苣叶子“扯扯”(方言音同“丑丑”)。那时候,虽然宅边种有些许莴苣,平时也是舍不得敞开吃的,因为一旦有亲友上门,小脚奶奶会拔些莴苣切丝拌卜页、炒点鸡蛋,也算是道时蔬菜。如今,这莴苣都规模化种植了,哪里还有人舍不得吃。

杨志荣告诉我,到了莴苣长成可采收时,来自苏南备有保鲜装置的绿色果蔬运输车会直达他的田头,“阿啦上海人,笃笃就喜欢吃江北生产的莴苣”。依靠流畅的农产品物流渠道,只管种菜不愁销路的杨志荣很是快活,抚摸着根根嫩绿的香莴苣,笑得“咯咯”的。

湖畔风情

我直起腰,看无数游人在花海中成为点缀,阳光在他们身上一跳一跳的,每个人脸上都被花朵映照出红晕,仿若美酒入喉。于是,带着三分醉意,七分欢喜,我继续向花海深处走去,去赴花海盛宴……

醉入花海

□邢俊霞

醉入花海。花有约,风不误。风是花的信使,它会带着花香把花开的消息传播四面八方。风的身姿刚一离开,偌大的花海像是被谁下了噤声的命令,立刻安静下来,叶片也不再东摇西晃,而是乖乖服从命令。阳光之下,花朵们似乎骄傲地泛起了金光,我赶紧拿出手机,变换各种角度,对着它们一阵猛拍,回头看那些照片,张张姹紫嫣红,都是关不住的喧嚣。

顺着步道缓步而行,眼前一路繁花。络石花、月季花、野蔷薇,还有一众我叫不出名的鲜花正争奇斗艳,红的似火,白的如雪,粉的胜霞,或含苞待放,或恣意灿烂,或淡雅素净,或浓墨重彩,各有各的风姿,各有各的韵味,这种震撼人心的美,只有亲临现场,才可见其奇特绚丽。

抬头,望向远处的花海。它们好像都各自守在自己的领地,不过,走近看,却发现有的花不按常理出牌,就如海棠花,未经邀请,就吐枝展叶,晃动着腰肢将自己的枝蔓伸到了邻居家,“海棠不惜胭脂色”,顶着怒放的花朵在邻居家喧哗,出尽了风头。

同行的朋友说,花其实是有心事的。你看刚刚翩翩落下的花瓣,恹恹的,一点精气神也没有,它们从心底是不愿意离开花枝的。闻此言,我想问问那些花,到底是不是有心事,可转念一想,问也白问,像我一样,有心事也从不会轻易向人透露半点口风。心中不由暗自嘀咕,人类有的时候惯会自以为是,常常以花喻人,以花言志,从来不问花的意思。

我弯下腰,蹲在地上,我想听听花儿之间的悄悄话,听它们如何诉说生命的奇迹,如何描述岁月的流转,如何表述它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可又觉得未经它们同意,我擅自这样做很无趣。又或许,大自然就是这样安排的,该繁华的时候繁华,该凋零的时候凋零,不用明白什么,也不用担心什么,这就是自然规律。其实,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都是时光的过客,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归期。

我直起腰,看无数游人在花海中成为点缀,阳光在他们身上一跳一跳的,每个人脸上都被花朵映照出红晕,仿若美酒入喉。于是,带着三分醉意,七分欢喜,我继续向花海深处走去,去赴花海盛宴……

